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 9-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柳林风声

四个有着真挚友情的小伙伴在柳林河畔的冒险之旅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Kenneth Grahame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王海颖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柳林风声

四个有著真挚友情的小伙伴在柳林河畔的冒险之旅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Kenneth Grahame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王海颖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柳林风声 / (英) 格雷厄姆 (Grahame, K.) 著; 王海颖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ISBN 978-7-5399-7055-4

I. ①柳… II. ①格… ②王… III. ①童话—英国—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4629 号

书 名 柳林风声

著 者 (英) 肯尼斯·格雷厄姆

译 者 王海颖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055-4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一章	一见如故	1
第二章	祸福难料	16
第三章	柳暗花明	30
第四章	莫逆之交	44
第五章	思乡情切	59
第六章	亡命之徒	76
第七章	天籁之音	90
第八章	瞒天过海	102
第九章	浪迹天涯	117
第十章	绝处逢生	136
第十一章	悔不当初	155
第十二章	失而复得	174

第一章

一见如故

整个上午，鼯鼠都忙得不可开交。春天来了，他得把自己的小屋好好拾掇拾掇。他先是挥舞着扫帚扫去一冬的灰尘，接着又拿起了掸子埋头苦干，稍后一手提起涂料桶，一手举着刷子，一会儿攀上梯子，一会儿登上台阶，一会儿又爬上椅子，忙着把屋子粉刷一新。忙到最后，扬起的灰尘迷得鼯鼠睁不开眼，呛得他猛打喷嚏，一身油光水滑的黑皮袄上溅满了星星点点的石灰水。鼯鼠累得腰酸背痛，连胳膊肘都快抬不起来了。春天的气息长驱直入，无处不在。她飘在天地之间，潜入地表之下，就连鼯鼠浅窄幽暗的陋室都没有遗漏，她就这样带着一股子无比奇妙、跃跃欲试的劲头和鼯鼠撞了个满怀。鼯鼠一下子把刷子摔在地板上，咕哝道：“烦死了！”“见鬼去吧！”“该死的大扫除！”然后，他连外套都没顾上穿，便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小屋。有什么声音正在上面一个劲儿地召唤着他，于是他一头钻进了又陡又窄的地道里拔腿狂奔，最后拐到了一条由碎石子铺成的大道上。这条大道是专供那些住得离阳光、空气更近一些的居民通行用的。鼯鼠的爪子一刻不停地刨呀、掏呀、扒呀、拱呀，接着继续拱呀、扒呀、掏呀、刨呀。他一边忙活，一边给自己打气：“来吧，来吧！就快上去了！就快上去了！”终于，只听“噗”的一声，鼯鼠的小鼻尖顶破了最后一层土，温暖的阳光瞬间扑鼻而来。而下一秒钟，鼯鼠就整个地扑到暖烘烘的大草地上打起

滚、撒起欢来。

“太棒了！”他喃喃自语道，“这可比刷墙壁有意思多了！”不消片刻，太阳光就把他的皮毛烘得热热的，轻柔的和风一下接着一下抚摸着他那晒红了的额头。在静谧的地底下闭门谢客这么多天，一时间他的耳朵都有点不适应外界的声响了，就连小鸟们的欢歌笑语都像是大叫大嚷一般嘈杂刺耳，直听得他头皮发麻、头脑发胀。春光是如此明媚，生活是如此美好，再加上摆脱了大扫除的辛劳，鼯鼠简直快要乐翻天了。他撒开四条小短腿，可劲地一路欢奔，他横穿草地，一直跑到了另一头的树篱边。

“站住！”就在篱笆的缺口处冷不丁冒出一只上了年纪的兔子，他冲着鼯鼠嚷嚷道，“这是兔子的私家通道，要想打这儿过，留下六便士！”鼯鼠才懒得搭理他，他径自撇下那个有点下不来台的老家伙，沿着树篱一边小跑，一边戏弄那些躲在洞口看热闹的兔子们。“兔子肉蘸洋葱酱——味道好极了！”还没等兔子们反应过来，尖牙利齿地回击两句，鼯鼠就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这下可好，兔子窝里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地相互埋怨起来，“蠢蛋！你还真是骂不还口啊……”“哎哟喂，现在倒是能说会道，刚才怎么成哑巴了……”“你就该这么回敬他……”翻来覆去就这么几句话。当然，再怎么埋怨也于事无补，事已至此，说什么都为时已晚了。

四周的一切美妙得让人难以置信。鼯鼠沿着树篱穿过灌木丛，在草地上扑来扑去，东张西望，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够似的。小鸟垒巢筑窝，花儿含苞欲放，树叶抽出嫩芽——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欢欣雀跃、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无所事事而感到内疚不安，事实上，粉刷墙壁的活儿早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甚至隐约觉得，百无聊赖地观望别人在你

身边忙忙碌碌是件多么惬意的事情！这样看来，享受假期的最佳途径不是自己悠闲度日，而是气定神闲地看着别人忙得热火朝天。

鼯鼠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走着走着，他来到了一条春潮满溢的大河边，那一刹那，鼯鼠的幸福感几乎都快爆棚了，要知道这可是他生平头一遭看到河流啊！眼前这个庞然大物通体光滑润泽，蜿蜒萦回，调皮的浪花你追我逐，嬉笑打闹。大河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他咯咯地轻笑着随手攫起沿途遇到的一切，随即又哈哈一笑将他们抛到身后，他乐此不疲地扑向新的玩伴，眼见着他们轰的一声四下逃散，下一秒又被轻而易举地揽入怀中。河水翻滚摇荡，此起彼伏，清波碧浪晃动着点点耀目的金光；急流湍湍，卷起一股又一股的漩涡，抄起一片又一片的浮沫；沉沉的水声拍打着鼯鼠的耳朵，就像是在对他絮絮地诉说着什么。鼯鼠瞪大眼睛，他看得呆了、痴了、醉了。他沿着河岸不停地奔跑，就像一个被惊险故事迷得神魂颠倒的小娃娃紧紧跟在讲故事的大人身边一样舍不得离开。他跑呀跑，终于跑累了，于是索性一屁股坐了下来。身边的大河依旧自顾自地在那里轻言慢语，他正在缓缓叙述着这世上最动人心弦的故事。这些故事脱胎于大地的内心深处，而后一路流传，直到最后遇见一位乐而不厌的听众——大海。

鼯鼠坐在草地上望向对岸，这时一个刚好露出水面的小黑洞引起了他的注意。鼯鼠出神地想，要是有人不求大富大贵，一心只想在河边找个小巧舒适的栖身之所，涨潮时不会被淹，同时又远离尘嚣，那么河对岸的小洞无疑就是他的最佳选择！就在他盯着洞口仔细打量时，突然，一个亮晶晶的小东西在黑洞的深处一闪而逝，它忽隐忽现，就像一颗忽明忽暗的小星星。可是，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有什么星星出现的，如果说那是萤火虫，那豆点大

的亮光也委实太小、又太亮了些。而后，亮闪闪的小东西居然冲着鼯鼠眨巴了一下，无声地向他宣告其实那是一只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后面渐渐浮现出一张小脸的轮廓，看上去就像是镶着一幅画的画框一样。

那是一张长着两抹胡须、褐色的小脸。

小圆脸神情严肃，一双眼睛精光灿烂，这正是刚才引起鼯鼠注意的亮光所在。

那小家伙的一对耳朵长得格外精巧秀气，一身浓密的皮毛如同丝缎般油亮顺滑。

原来是只小水鼠！

两个小东西就这样站在原地，警惕地打量着对方。

“你好，鼯鼠！”水鼠打招呼说。

“你好，水鼠！”鼯鼠说。

“你想过来吗？”水鼠提议。

“哈，你说得倒轻巧。”鼯鼠没好气地回答。对于河流、河边生活以及渡河的方式他都一无所知。

水鼠没接话，只见他解开一条绳子，拖着它轻轻地踏上了一条鼯鼠刚才一直没瞧见的小船。小船的外表被刷上了蓝色的油漆，里头是白色的，大小刚好能装下他们两个。虽然鼯鼠还不完全明白小船的用途，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对小船一见倾心。

水鼠利索地划着桨，不一会儿，小船便稳稳地停在了鼯鼠身边。“来，抓住我的手！”水鼠伸出前爪，扶住了小心翼翼的鼯鼠。“好了，轻轻跨过来！”而后，鼯鼠惊喜地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船尾。哇塞，这可是一条真正的小船啊！

“今天真是太酷了！”鼯鼠对抓起桨准备驾船离岸的水鼠说，“你知道吗？这可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上船。”

“真的假的？”水鼠叫道，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你是说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哦，好吧，我说，那你都在干嘛呢？”

“船上真有那么好吗？”鼯鼠讪讪地问道，虽然他很清楚自己有点多此一问。他把身子往后一靠，踏踏实实地窝在座位里，好奇地打量着椅垫、双桨、桨架，以及其他所有让他着迷的装置。小船就在他身下一上一下悠悠地摇晃着。

“只是‘好’？不，那叫绝无仅有！”水鼠向前俯着身子推动双桨，说得无比认真，“相信我，年轻的朋友，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绝对没有——能比得上泛舟湖上了。啥也不做，就坐在那里随波荡漾，”他像是在呓语，“泛舟……湖上……东漂……西荡……”

“水鼠，小心前面！”鼯鼠突然大叫一声。

已经迟了。小船迎头撞上对岸。刚才还兴高采烈地划着小船，沉浸在无限遐想中的水鼠一下子跌在船底，摔得四脚朝天。

“泛舟湖上——或者随舟飘荡，”水鼠的好心情一点都没被这突如其来的一跤给破坏，他哈哈一笑，一骨碌翻身而起，兴致勃勃地继续方才的话题，“无论是坐在船里，还是呆在船外，这都无关紧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就是小船让你欲罢不能的地方。无论你动身去往哪里，或是哪儿也不去；无论你到达目的地，或是无意中漂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或是你压根就不在乎终点在哪里，你都在手脚不停地忙碌着，可是你又不是特意为了某个目的而忙得不可开交。当你忙完了手中的活儿，总有另外的事情在等着你，如果愿意你就接着忙，如果不愿意，就撩开手啥也不管。好了，如果今天上午你没有其他事可干，要不咱俩就这么顺流而下，逍遥自在地过上一天？”

鼯鼠乐得脚趾头直晃，他心满意足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舒舒坦坦地往后一靠，跌进软软的坐垫里。“这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他说，“来吧，让咱们开始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哦，稍等一下！”水鼠一边说着，一边拿起缆索，穿进栈桥上的套环，打了个结，然后上岸钻进自家的小洞。不多会儿，他扛着一个柳条编的大野餐篮摇摇晃晃地走出洞口。

“把篮子推到脚边，”他边说边把篮子搬到船上，然后解开缆索，重新启航。

“这里面都装了什么呀？”鼯鼠扭动着身子好奇地问。

“里边有白切鸡肉，”水鼠一口气报上菜单，“牛舌、腌肉、牛排、酱瓜、色拉、法式面包卷、西芹、三明治、午餐肉、姜汁啤酒、柠檬苏打水……”

“够了，够了，”鼯鼠眉开眼笑地喊道：“我们哪儿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呀！”

“你真这么想？”水鼠正儿八经地问，“像这样的短途旅行我都会带上这么些东西，可其他动物一直说我抠门，因为我每次都算得刚刚好，一点儿没剩下。”

鼯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已经完全陶醉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粼粼的波光，悠悠的涟漪，芬芳的空气，潺潺的水声，还有柔柔的阳光。他探出身子，将爪子伸进水中，感受着河水缓缓流动，这就像是一场梦，一场无比清醒而又无比美丽的悠长的梦。善解人意的水鼠依旧平稳地划动双桨，尽量不去惊扰沉醉其中的鼯鼠。

“我说老兄，你这身衣服简直帅呆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水鼠开口说，“等我有了钱，我就去买一件黑丝绒的系带外套。”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鼯鼠问，他努力拉回了轻飘飘的思绪，“抱歉，你一定觉得我这个人没规矩，可是，身边这一切对我

来说实在太新奇了！原来——这——就是——一条——河！”

“是这条河。”水鼠更正说。

“那你是真的住在河边了？这样的生活简直妙不可言！”

“我住在河边，与河同在，有时漂在河面，有时潜入河中。”水鼠说，“这条河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人，我的伙伴；他供我吃喝，为我梳妆；他是我的整个世界，有了他我别无所求。河里压根没有不值得拥有的东西，河流不知道的事情压根就不值得了解。老天！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时光！无论春秋与冬夏，河上总有那么多精彩刺激的事儿。到了二月，潮水高涨，我的地窖淹成了一片泽国，脏兮兮的河水从我最考究的卧室窗台边呼啸而过。等到潮水退去，露出了大片大片的淤泥，四处飘散着梅子蛋糕特有的酸哄哄的味道。植物的残根烂叶把河道填得满满的，我可以在河床上四处溜达，不必担心河水沾湿鞋袜，那里有好多新鲜的食物，还能找到丢三落四的人们从船上掉落的东西。”

“可是总会有无聊的时候吧？”鼯鼠壮着胆子问，“这里只有你和河，没有人陪你说话呀！”

“没有人？嗯，这不怪你，”水鼠豁达地说，“你初来乍到，难怪啥都不知道。现在岸边已经人满为患，害得许多老邻居不得不迁往他处。以前的河岸哪有现在这么热闹！水獭、翠鸟、鸱鸒、松鸡，这些家伙一天到晚求着你搭把手、帮个忙，好像别人成天闲得没事可做一样！”

“那边是什么？”鼯鼠挥动着爪子指向河边围绕着一片湿地的黑森林。

“那个啊？噢，那边就是野树林，”水鼠没有多说什么，“我们河岸的居民不怎么去那里。”

“是因为他们——我是说野树林那边的人不好相处吗？”鼯

鼠紧张兮兮地问。

“怎么说呢，”水鼠斟酌着说，“松鼠们倒是和和气气的。至于兔子嘛，有的还算可以，不过那一大家子实在是有点鱼龙混杂。对了，那里还住着獾。他就住在林子中央，就算你给他钱，他也不愿挪窝。亲爱的獾，我的老伙计，没有人会去打扰他。最好别那么干。”水鼠语重心长地加了一句。

“这话啥意思？难道有人会去打扰他吗？”

“嗯，当然啦——总有——那么一些人，”水鼠的话说得有点吞吞吐吐的，“鼬鼠啦，白鼬啦，狐狸啦，还有其他家伙。他们不是什么坏人，我呢，也算是他们的老相识，要是遇到了，大家也能玩到一块儿。但有时候他们会突然翻脸不认人，怎么跟你说呢，反正你不能完全相信他们，这是经验之谈。”

鼯鼠很清楚有些事情是禁忌，要知道避讳，有时候哪怕连拐弯抹角地提一下都不合动物界的规矩，所以，他很快就丢开了这个话题。

“那么野树林后面又是什么地方？”他问道，“那儿看上去蓝盈盈的，朦朦胧胧的，说它像山好像又不是山，看着像是小镇上升起的炊烟，或者只是一大片浮云？”

“越过野树林那可就是大千世界了，”水鼠说，“那个地方和你我都没有关系。我从没去过那儿，也不打算去。如果你脑子没进水的话，也千万不要去。拜托，以后别再提那个地方了。”

离开了主河道，他们驶进一片湖泊，放眼望去湖水像是被陆地环抱着。湖边环绕着翠绿的青草坡，盘根错节的棕色树根在静静的湖水下闪着幽幽的微光。在他们前方，矗立着一座银色的水坝，湖水拍打着坝堤，溅起飞沫无数。紧挨着水坝的是一座水车，涓涓细流顺着转动的轮子不住地往下流淌着。水车带动

着灰色山墙磨坊里的磨盘，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听得人昏昏欲睡，好在磨坊里时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恰到好处地打破了这份沉闷。此情此景实在是太美了，鼯鼠忍不住举起前爪，激动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哇塞！哇塞！哇塞！”

水鼠把小船驶向岸边，停靠妥当，然后护送依旧手忙脚乱的鼯鼠安全上岸，接着又把沉甸甸的野餐篮抛到岸上。鼯鼠央求水鼠准许由他负责打开篮子，水鼠乐得顺他的意，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好好休息了一阵儿。一旁的鼯鼠兴奋得抖开了桌布，在地上铺好，又从篮子里一样一样掏出神秘诱人的食盒，摆得整整齐齐的。每打开一个食盒，他就激动万分地大叫一声“哇塞”。等一切准备就绪，水鼠大叫一声：“伙计，开动！”鼯鼠等的就是这句话，要知道为了大扫除，今天他起了个大早，和所有搞卫生的人一样，忙得连口饭都没顾上吃，之后一连串从未经历的新鲜事纷至沓来，短短一上午感觉就像一下子过了好几天似的。

“你在看什么呢？”水鼠问。说这话时，两人已经狼吞虎咽了一阵子，不像刚才那样饿得心里发慌，而鼯鼠的眼睛也终于可以从美食上稍稍转开片刻了。

“我在看水上飘着的那串泡泡，”鼯鼠说，“我觉得那东西好玩极了。”

“泡泡？喂！”水鼠冲着泡泡欢叫道，就像是在和谁打着招呼。

一张亮晶晶、又扁又宽的大嘴巴从岸边的水中冒了出来。原来是水獭。只见他游了过来，趴在岸边，抖去外衣上的水珠。

“瞧这俩吃货！”他边嘀咕边朝着一堆好吃的凑过去，“我说鼠兄，有聚餐活动怎么也不叫上我呢？”

“这不是临时起意嘛，”水鼠解释说，“对了，介绍一下，这是我朋友，鼯鼠。”

“很荣幸认识你。”水獭打招呼说，于是他们两个也立刻成了好哥们。

“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走哪儿都是吵吵嚷嚷的！”水獭抱怨道，“整个世界像是都搬到河面上来了。我原想跑到回流处清静清静，没想到又撞见你们两位！哎哟，瞧我这张笨嘴——不好意思啊——你们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时，他们身后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那儿有一道树篱，上面密密实地缀满去年的叶子。一个长着条纹的脑袋从树叶堆里钻了出来，紧跟着又露出一副高耸的肩膀，那个小东西在偷偷地盯着他们看。

“快过来，老獾！”水鼠喊道。

獾向前窜了一两步，咕哝了一句：“呃，这么多人！”说完就立马转身钻进树丛不见了。

“他总是这样！”失望的水鼠感叹道，“不爱和人打交道！看着吧，这一整天咱们就甭想再见到他了。算了，水獭老弟，说说今天都有谁到河上来了？”

“除了蛤蟆还有谁！”水獭说，“这老兄开着他的新赛艇，穿着他的新套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新的！”

两个动物互相看了一眼，而后哈哈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他迷帆船迷得不行，”水鼠说，“后来玩腻了，又练起了撑篙。一天到晚啥也不做，就知道撑篙，把街坊四邻闹得鸡飞狗跳。去年，他又喜欢上了船屋，我们只好前去捧场，和他一起住在里面，还得装出一副都很喜欢的样子。看他那股痴迷劲儿，好像后半辈子都会在船屋里度过了。每次都是这样，不管他对什么感兴趣，只要新鲜劲一过，就马上丢开手，转眼又迷上

了新玩意儿。”

“人倒是真没得说，”水獭沉吟道，“就是没个常性——尤其在划船这件事上。”

从他们坐着的地方望向远处，隔着一方小汀能瞥见大河的主干道。就在这时，一艘赛艇闯入了他们的视线。驾船的舵手长得短小精壮，手中的双桨划得毫无章法，直把船两边的水面拍打得水花四溅，而他本人也在船里滚过来、滚过去，不过他依旧兴头十足，拼命地划着船。水鼠站起来，招手叫他过来，不过蛤蟆——也就是那个驾船的——摇了摇头，依旧一门心思地劈波斩浪。

“他再这么滚下去，用不了一分钟就会滚到河里。”水鼠说着又重新坐下来。

“那是肯定的，”水獭咯咯直笑，“我有没有跟你讲过蛤蟆和水闸管理员的故事？笑死我了。蛤蟆他……”

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蜉蝣带着年轻人那股子不知天高地厚的鲁莽劲儿，正步履蹒跚地妄图逆流而上。突然，一个漩涡打来，“秃噜”一声，蜉蝣转眼不见了踪影。

水獭也跟着不见了。

鼯鼠低头探看。水獭的声音犹在耳边，可是他刚才趴着的那块草地上却连个影子也不见了。不仅草地上没有，就是一直往前望向天边，也看不见一只水獭了。

不过河面上又重新泛起了一串泡泡。

水鼠哼起了小曲。鼯鼠想起了动物界的另一条规矩：如果一位朋友突然从你面前消失了，这时你最好噤若寒蝉，千万不可以对此评头论足。

“好了，好了，”水鼠说，“我想咱们也该打道回府了。你说咱俩谁来收拾篮子？”听口气，他好像不那么愿意享受这份“礼遇”。

“我来，我来！”鼯鼠自告奋勇。自然，水鼠乐得让他去。

不用多说也知道，收拾篮子远比不上打开篮子那么令人兴奋。好在鼯鼠对什么事情都显得兴致高昂。他刚刚打完包，把篮子捆紧扎牢，突然看到草地上还有只盘子正冲他瞪着眼睛。当他把盘子放好，水鼠又指了指一把谁都不会遗漏的叉子。这之后，瞧啊！鼯鼠屁股底下还有一个芥末瓶，他坐在上面居然浑然未觉。虽然过程有些曲折，鼯鼠还是完成了任务，而且心情也没怎么受影响。

夕阳西下，水鼠缓缓地摇着桨向家的方向驶去。一路上，他都沉浸在如梦如幻般的诗情画意中，自顾自地低吟浅唱着什么，几乎忘了身后的鼯鼠。而吃饱喝足的鼯鼠却有点蠢蠢欲动了，他满怀豪情，沾沾自喜地以为对船这样的东西已经了若指掌，于是，忍不住跃跃欲试起来。他向水鼠提议道：“水鼠！让我来划船，行不？”

水鼠笑笑摇了摇头，“还没到时候呢，我的朋友，”他说，“等你上过几堂培训课再说吧。划船可不像你看上去那么简单。”

鼯鼠消停了一会儿。可是，他越来越羡慕水鼠了，看他划桨的手势是多么沉稳有力又多么轻盈自如。鼯鼠的自尊心开始在他耳边低声撺掇，说他一定能像水鼠划得一样好。于是，他连招呼都没打一个，突然跳起来抓住了木桨。这可把一直凝望着水面、悠然吟诗的水鼠吓了一跳，毫无防备的他一下子跌下座位，再次摔了个四脚朝天。突袭成功的鼯鼠坐上了水鼠的位子，信心满满地抄起了双桨。

“快停下来，你这蠢货！”水鼠躺在船底大叫道，“你不会划！船会翻的！”

鼯鼠使尽全力地把桨往后一甩，没头没脑地往水里插进去。可是，桨压根就没碰到水面，失去重心的他往后一倒，整个人都

压在了水鼠身上。鼯鼠吓坏了，惊慌中他一把抓住了船舷，而下一秒钟——扑通！

小船翻了个底朝天，鼯鼠发现自己已经跌入水中，正摇着爪子拼命挣扎。

我的天呐，河水真冷啊，我已经湿透了！水灌入了他的耳朵，全世界只剩下轰隆隆的水声。他不住地往下沉、往下沉、往下沉！当他浮出水面狂咳乱叫的时候，那一刻，漫天的夕阳是多么灿烂、多么亲切！可他再次沉入河中，他觉得自己就像坠入绝望的深渊。这时，一只爪子用力抓住了他的后脖子。是水鼠，毫无疑问，而且他正在大笑——没错，鼯鼠能感觉到。那笑意从水鼠的胳膊一路下滑，透过他的爪子传到了鼯鼠的脖子。

水鼠抓过一只桨，把它塞到鼯鼠胳肢窝下面，自己则趴在另一支桨上，然后他在鼯鼠后面踩着水，直到把这可怜的小东西推到岸边，死拽活拉地拖上岸安顿好。这时的鼯鼠几乎已经成了一滩又湿又软、惨不忍睹的烂泥了。

水鼠给鼯鼠擦了擦身，绞了绞水，然后对他说：“好了，老伙计！现在你得沿着纤道尽可能多跑几圈，直到你身子暖和起来，衣服干透为止。而我得下水去打捞咱们的篮子了。”

心有余悸的鼯鼠就这样披着湿答答的外套，揣着羞愧难当的内心来来回回地跑着，等身上的衣服干得差不多才停下脚步。那边水鼠跳进水中，把倾覆的小船翻了过来，扶正系牢，又游回去把浮在水面上的家什逐件捞上来，最后，他潜入河底，成功捞起野餐篮，拼尽全力把它拖上了岸。

当水鼠收拾好了残局，鼯鼠一瘸一拐地上了船，蔫头耷脑地坐到了小船的尾部。等小船再度启程后，鼯鼠小声地开了口，因为情绪激动，他几乎语带哽咽：“水鼠老兄，你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刚才愚蠢透顶、不知好歹的举动，我真的万分抱歉。只要一